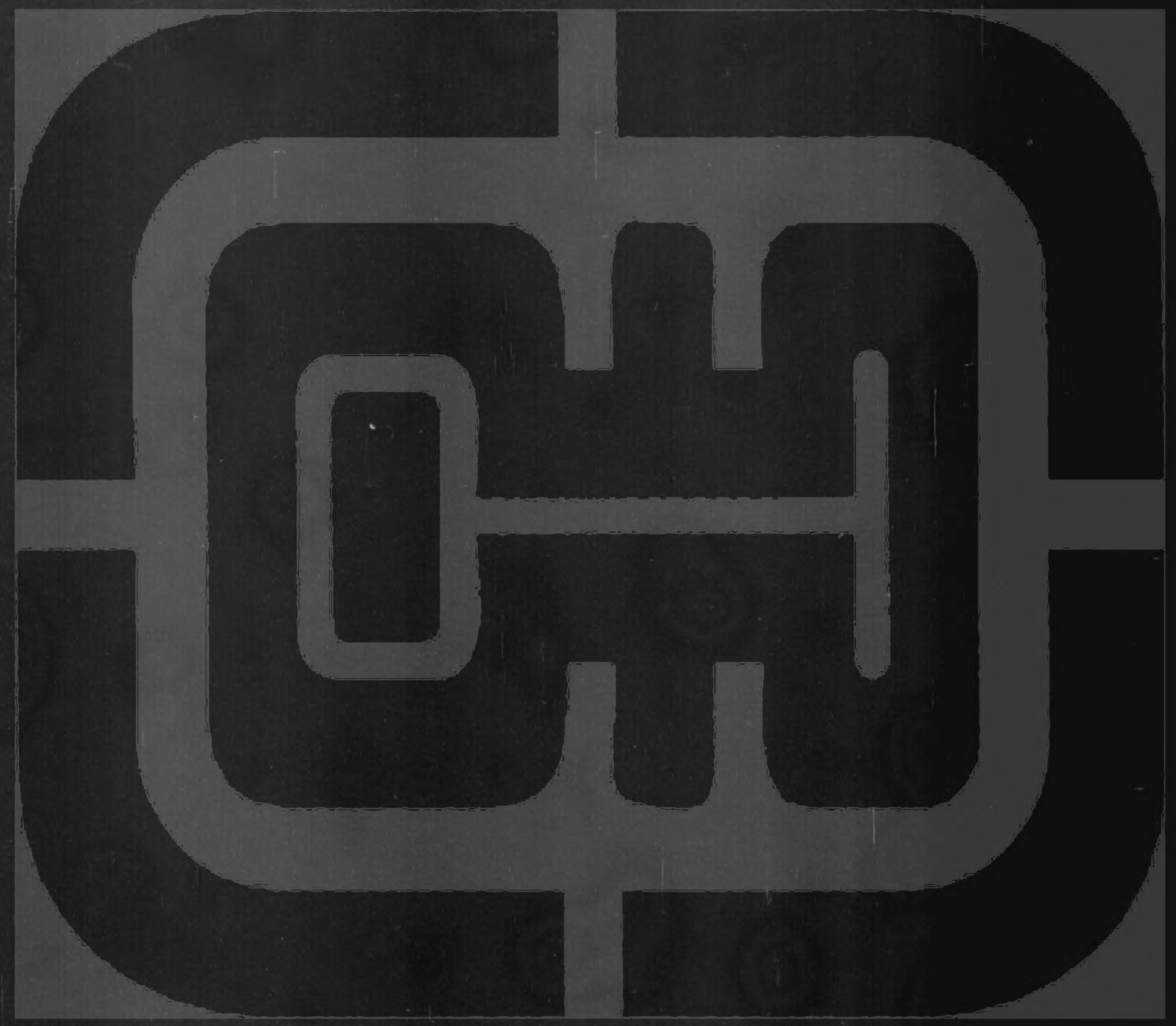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孫皓鳳皇元年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illegible]府君出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雲陽姓嬴氏至于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出清流稟[illegible]世出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疑一字 歲喪母十一亡。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淋閔宣流遂升三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恩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

身率下不畏彊禦添清蕩濁萬里肅〻。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〇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叙于。疑皆字。疑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婁駕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詶咨羣司僉以君。郡南州威恩素著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勲宜延遐紀[illegible]讀皇家如。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閾九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梨民風移俗興名梟豹產勲齊

往蹤當永黃耇。〇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〇縉紳靡瞻靡宗勒茲。石垂。無窮

右碑八分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書法與張遷碑相類微帶正書之意十八行行二十四字碑末有正書數十字甚拙[illegible]其可辨識者曰谷廣逵正南等仝立疑其後人所題也

王象之輿地記云碑在耒陽縣應椿按耒陽兩漢三國俱隸桂陽郡今屬衡州府

集古録曰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

永寧侯相碑皆為扉子莫詳其義也

應椿按谷府君碑自歐趙著錄後諸家多不收今銓次其文皆完好可讀据碑朗初仕陽安劉陽皆在荆州本部陽安即東漢漢寧縣范史郡國志永和元年置吳改為陽安縣隸桂陽郡今彬州興寧縣地劉陽吳分長沙縣置隸長沙郡令屬長沙府碑稱朗徵拜立恩都尉尚書郎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拜五官郎中大中正遷九真太守鳳皇元年四月卒按九真今安南地在漢粵分與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同隸交州吳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其一也碑云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戒干戈未戢僉以朗威恩素著南州遷九真太守吳志孫皓初立交趾携叛元興元年魏置太守之郡寶鼎二年交州刺史劉俊等入擊為晉將毛炅等破死建衡三年監軍虞汜蒼梧太守陶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始還屬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華覈上疏極諫亦云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凡此皆與碑合計朗遷郡當在建衡三年九真還屬之後然未逾年而朗以疾卒吳碑中以扉子為非子

以婁為屢以訓為疇以梨為黎東漢碑多如此又按金石
錄錄目又有臨海侯相谷府君碑趙云無年月附於其父
碑之次王象之輿地志亦載此碑云在耒陽縣無年月不
知何時立又耒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延康五年谷昕墓碑
惜皆不可得見也乾隆戊申至後八日松心居士書於水
香茆舍

吳天發神讖碑　孫皓天璽元年

上而帝留而一　羅方申丙日出
丁出丐日巳　丐丐而丐山川
帝凶而帝一　丐丐而丐山川
宋仁中丐丐出　丐丐而丐山川
而蠶神讖文　而蠶元帝酉郵十卯日巾
而齊元帝帝巳　卜卜屬山
崖中題辭曰　弓是而讖廣名曰　而解解
然蠶神廣省

閏十二月廿三日譜　　卅文周
會嵗鏞忠中闕　　闕會嵗鏞
三周唱禦　　嵗闕十
闕譜中書闕　　一
闕譜中書闕　　闕內屏九江
費周卅視零陷　　卅二周合五十嵗周周闕
氣闕粉周蕙　　卅縞興粉皇儀備　　糟傷
軍咸嵗糟賀　　周闕譜嵗卅　　闕番紹
蕙十二月嵗　　血嵗闕視禦鏞類　　十邪歸
卅周上而宣會昭出　　卅丙文周炳煥而　　杜譜

石上銘　　卅文闕
工巢

闕嵗闕會
巧工九江嵗
坊巢鏞闕屏

上天帝言天○○○○○○○○○○
下步于日月○○○○○○○○○○
帝曰大吳一統萬方甲午丙日出○○○○
寸仁中平予卄人元示于山川一○○○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年柰月巳酉朔十四日巾○○○

武中郎將丹陽○丨丨○扁○凶○○○

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讖廣多ㄴ未解解

者十二字以柰月廿三日遣○○ 十 文字

令史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解十

三字治㝵有○未解以八月一日○○

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裨將軍關內侯九江

費字行視叟得世二字合五十柰字字與

西部校尉姜一 仲 絡典校臯儀備○梅㑹

章咸李楷賀ㄴ吳寵建業丞許ㄱ尉番約

等十二人吏從並共觀視㴱甄麻ㄴ永歸

大吳上天宣命昭告太平文字炳服天○在諸

石上故就○○○ㄱ刋銘敷垂億 十

蘭臺東觀令 吳郡

巧工九江朱 工東

功東海夏侯 入

右碑隸書篆體字徑三寸在今江寧府學後尊經閣上段居中中段東側下段西側金石圖云上段高二尺四寸圍八尺五寸二十一行共一百七字中段高二尺三寸十五行共七十九字下段高二尺二寸十行共十七字應椿按圖并拓本碑上段有紐紐中有穿碑文二十一行行五字詔字高出一字大吳二字高出二字共一百七字文後蘭臺東觀令下並列與事諸臣猶秦泰山碑刻之制故空一行別書或疑第十九行闕非也中段僅存十五行行六七字不等字體全者共八十八字僅存偏旁不全者十六字又文後接諸臣列名之下尚存吳郡工東四字作兩行別書又接上段首行上天帝言天五字下尚存一畫可辨下段僅存十行行二三字不等字體全者二十一字僅存偏旁字脚者七字又第四行後尚存一豎可辨第十行後尚存字脚作十字狀米芾志林雜記碩炎午金石文字記朱彝尊曝書亭集王附竹雲題跋俱作天璽紀功碑趙明誠金石録作天璽斷碑俗謂之三段碑王槩安節云碑舊在紫巖山後移府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輦置湄臺後圃壽思亭元至治二年移府學櫺星

門嘉靖間乃入尊經閣下厝光續志云其石四方面背濶
書各八行兩旁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
余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竊疑以
為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
傳○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尤有完者寺
僧○○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泯滅因輦置漕臺後
圃籌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
請郎胡宗師題
右題記書於上段之左正書字徑寸許十行行十二字又

碑右有崇寧間轉運判官石豫題記十一行上方有嘉靖
間督學御史耿宗向題記十二行皆行書
顧炎午寧人金石文字記曰晉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
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
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
朱彝尊竹垞曝書亭集曰是碑相傳為皇象書其文指為
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厝光集慶
續志因之以覈嘗為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
以實之也考覈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

官在天册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為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忝忝當作忝，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忝政。王莽侯鈺文曰：重五十忝斤，咸書忝為七，而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忝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為七月無疑尔。

又云：碑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於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右碑與國山碑，書法絕相類，相傳皆皇象書，或又以為蘇建書。董廣川以為書本漢隸，探奇振古，有三代淳樸氣，黃長睿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楊東里目為八分書，王虛舟則謂書法鋸厲奇崛，秦漢外別搆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蓋古人篆法之一體，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搆一體耳。此本乃吾友方仰崧遊金陵時手拓，乾隆辛丑曾獲觀其家乙巳春，仰崧舉以餉余，并寄懷寧鄧琰所摹縮本及釋文，余觀此書與近時元氏令王君治岐所得漢元初三公山碑極相類，蓋東漢以後書多以篆為隸，猶之六朝人正書猶帶八分遺意，蓋時代

日書法至別搆一體耳皆虛舟之言

使然不足怪也關中郭允伯以為牛兒虵神至斥為牛腹書過矣乾隆戊申至後六日松心居士應椿書

應椿按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注引江表傳曰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荅休祥據志傳所載乃天璽元年八月事所謂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者凡二十而碑云天璽元年秦月己酉朔十四日又云解者十二字解十三字復有未解以八月一日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裨將軍關內侯九江費字行視更得世二字合五十秦字其文與志傳多不合豈吳郡言臨平湖開湖邊所得石函別有其文而志畧之欲然不可攷矣志又云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在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山明年改元天紀則世傳陽羨山封禪碑是已碑見趙彥衛雲麓漫鈔皓在位十七年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趙德父謂其人事不修

假託神怪以矯誣天命宜其不終余考孫權在位三十一年凡六改元而皆以符瑞黃龍赤烏至形之詔書又志載太元元年羅陽縣神王表與婢紡績事尤為怪誕然則皓之所為權實有以啓之偽設符命求福妖邪以此為貽厥宜其青蓋入洛迷而不悟也松心居士同日又書

晉齊大公呂望表 武帝太康十年三月

齊大公呂望表

右八分書額六字為一行題於碑上方之正中字徑一寸五分

齊大公呂望者此縣人○也○遭○秦○燔○書史○失○其○籍大晉受命○吳○會○既○平四海一統第一行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塚○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第二行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穰以立於令孤之津而曰昌賜汝望文王再第三行拜稽首

大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大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大公而訊之曰而名為望乎荅曰。唯。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大公言其年第五行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第六行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大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第七行於丘墓天下平秦而發其潛書。書。之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第八行其名號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乎於是大公之裔孫范陽盧无忌自大子洗馬第九行來為汲令殷谿之下舊有壇坊。而今墮廢荒而不治乃咨之碩儒訪諸朝吏僉第十行以為大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國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第十一行所出遂脩復舊祀言名計偕鑽石勒表以章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辭第十二行曰第十三行

於鑠。祖時惟大公當殷之末。德元通上帝有命以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第十四行惟同上帝既命若時登庸遂作。膂同亮天工肆伐大商克咸厥功建國胙土第十五行俾矣于東舊乎百世聲烈弥洪股谿之山明靈所託升雲降雨為膏為澤

水旱第十六行癘疫是禳是禜来方禋祀莫敢不敬敕以介福惠
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氣通正第十七行災害不作民無夭命嘉主
○似苗○似殖○○遠○似逆○○康年稼穡茂盛凡我邦
字字字字
域永世第十八行受慶春秋匪解無隕茲令第十九行下空廿字太康十年
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第二十行止空十五字
右碑八分書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碑作棊局紋
都二十行行三十字字徑一寸晉太康十年三月甲申尚
父裔孫范陽盧无忌来為汲令刋石立碑在今衛輝府署
表中闕字圈下小註應椿以東魏穆子容太公廟碑勘正
穆碑有與此表稍異者為望之下少文王曰三字文王曰
有之下少有之二字紀年作記年壇坊作壇場典祀作祀
典
趙明誠金石録曰碑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
得竹簜之書云云今以晉書武帝紀考之咸寧五年汲郡
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
府與此碑年月不同碑當時所立又荀勗校穆天子傳其
叙亦云太康二年與碑合可以晉史之誤其曰小篆書亦
謬也且其書既在秦坑儒八十六歲之前是時安得有小

蒙乎

董逌廣川書跋曰碑言太公此縣人又引周志云云按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于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于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辨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為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特避紂耳則得以為卿士其說是也其言服元襳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為得是碑豈知宏之為有據哉

顧炎午金石文字記曰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頌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以太公為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康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王蓋因此碑而誤

宋桑尊曝書亭集曰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濵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趙氏据此碑及荀勗校穆天子傳得竹簡書俱作太康二年以證史之誤然晉書束晳傳載此事亦作太康二年蓋史家所采非一書紀傳之相牴牾者固不少矣

應椿按水經注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碑以般言太公嘗釣于此也作磻

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令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于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以上皆崔碑文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无忌為汲令立碑于其上据此汲縣太公故有二廟亦有二碑崔碑立于城東門廟前徐浩古蹟記云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蓋篆書也

盧碑立于城北三十里太公廟即此分書碑是也又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郡守穆子容以太公嗣孫尚天寶等之請親為撰文更營碑祠於博望亭則世所傳正書碑也此碑首列盧表于前而自為文綴于後且于碑首題記云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盧无忌依舊修造碑又云慨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崔瑗刋石不枕康衢遂率親黨摛宮鐫石以當平顯蓋以崔盧二碑非當孔道觀覽為難且歷年既久恐碑祠日就傾圮故別立一碑以彰顯烈爾推其愛古從先之意不沒前人之作必為刻列碑首豈有自造一碑遂任盧碑淪棄無傳乎況酈道元注水經崔盧二部所在固歷歷可指耶近檢錢竹汀詹事穆子容碑跋尾乃謂西晉之碑無存朱氏所見者必裝潢家以東魏本析而為二遂誤為真有二碑並謂果有此表亦必後人傳會重刻之作蓋因穆子容以盧表並刻一石未見盧碑故蓄此疑耳不知盧表傳世趙德甫董廣川諸公均已過眼並為著録而酈氏且先著之水經注也余家盧穆二碑並有蓄本盧本乃黃秋菴司馬所餉謂得自衛輝府署與朱碩二家所記不同殆近由縣治移之府署未可知

也要之盧表分書穆表碑正書一在城中一在城外此不足辨惟崔子玉篆書碑則久湮沒無存耳

又按碑有云見太公而訓之玉篇集韻訓並音叫說文大呼也左傳襄三十年或訓於宋太廟是也或疑為計誤矣

乾隆癸丑秋七月廿有八日水香居士書于西經官舍之雙栢堂

晉永昌銅軍器款 元帝永昌元年

前

永日元年二月四日

後

小將申雨造

側

乾隆乙卯春三月黃秋菴司馬以書抵余曰近得一銅軍器如今繩鞭流星之類款署永昌元年殆晉元帝時物是春王敦弄兵造器禦冦理或然與應椿据拓本器長四寸有奇豐中而約其上下前後並剡其首側則為之環似用以貫索者款其前曰永昌元年二月四日款其後曰小將申雨造側無字按永昌為元帝改元之三其時長安没於劉曜燕趙陷於石勒張茂據涼李雄據蜀猗盧賀傉據代帝雖號建中興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而逆臣王敦復舉兵武昌進逼石頭天下之勢殆哉岌岌矣兹一器也乃大書永昌且款其背曰小將申雨其猶有敵愾勤王之義憤與考其時以論其世亦可慨也已端陽前二日書於西經官舍之雙栢堂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闕年月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

右題額十一字八分書徑二寸有奇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于姬其。。。。姓。別。族遂以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淑質純靜不。寬仁足以容衆明敏足以辯物九歲喪母少爲父所見慈撫終喪哀毀罕不易位。有隱悟傅母之訓。以加焉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嫂伏氏魏文帝以詔妻之伏氏年少有國色。非所好而顧違尊。莫。。。

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賓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父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已父悅入謂曰昔臧武仲先齊不令與邑令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途尒其後代伯序為侍中又為侍郎遂為同賓故夫父為勃海大守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寡就意時夫人家止父令留而謂功成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懃不能聞為吏部尚書多老成先帝舊臣舉化必不忘君舉君為侍中夫人過窮理盡情為父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有承上接下衆皆悅之任城非生入由此帥孝之謙勤戰戰臨深唯恐不逮是以甥姑嘉其洪婉娣姒其德音人為婦卅餘載言無口過行無怨惡故也慈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後率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夫人之子宏明宏哲皆不奉早亡子宏振振有麟止化皆義懷永絶罔極追惟歎曰古者鍾鼎所以章君之命德也又有號泣

。。。。。。我先妣。。。。。德同之不朽可沒而無稱
哉於是乃追而。。爲之辭曰
奐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罔不弥綸和。色。。。。。
。。。。。勒殊恩。。。。。問日新喪難宏多仍罹。。
動魄。心惟憂用老。。。。。。。。。。。。。。。。
忉忉遺孤辟踊靡及曰占。。。。。。。。。。以告哀。。。。
右碑八分書黃秋庵司馬所餉云新出泰安府新泰縣土中
蓋任城太守之子羊宏迅為其先夫人志墓之文也夫人為
濟南孫氏中女父建德亭侯勃海太守歸羊氏任城太守碑
皆不著其名子宏明宏括皆早亾迅嗣史亦無傳碑文剥泐
之甚夫人生卒及立石年月皆闕惟碑載夫人為父畫辭室
策魏文優詔報之後與桓伯序為同寮按魏志本傳伯序（傳作伯緒）名階長沙臨湘人以孫堅舉孝廉劉表嘗辟為從事入魏
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卒時文帝為之流涕碑稱夫人之父代
為侍中又為侍郎與之同寮皆文帝時事夫人侍父十餘年
為羊氏婦世餘載然則卒年當六十有餘而此碑之立當在
咸寧泰始間也書法古勁亦有漢魏人遺意乾隆乙卯夏四
月廿有五日書於西經官舍之亦水香槎

晉郭璞書淮南篇石刻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涬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

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臘減月死而蠃蜆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星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天之使也星辰者天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東北為報德之維卤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

淮南此篇深得天文之旨故拈錄之　河東郭璞

右郭景純書淮南子天文訓凡五百餘言一百四行行四五字不等行押字徑寸許書法勁拔體雜古文寶坻王氏青箱樓藏本石刻後有北海太守李邕方印宋思陵乾卦圓璽紹

興連珠小方璽御府圖書印夏古殿寶大方璽敬仲小方印
趙字小方印松雪齋圖書印六字長方印趙氏子昂印及柯
九思珍賞圖書朱氏澤民等方印相傳光堯內府所藏物王
氏從真蹟鉤橅上石也按晉書本傳璞好古文奇字妙於陰
陽算歷顧其書傳世者絕少宋熙陵閣帖未收後世評書家
亦罕有及之者此帖墨跡余未得寓目不知其為紙本絹本
然字累數百言歷千百餘年之久不但無一字殘闕即一點
一畫之剥蝕無有也右軍墨妙徧天下自蘭亭閱入昭陵世
傳晨鮓思想大道諸帖多唐人雙鉤及來南宮所臨景純此
本乃得巋然獨存耶孫退谷嘗言世斷無晉人之跡但得唐
人鉤摹本足矣不然得米老臨本亦足矣此刻未有勿堂柯
一騰跋云曾在江陰見郭書建安二年十二月詔令字畫完
善者僅三十餘字與此帖絕相似信為景純真跡無疑吾未
敢憑也庚子夏六月皆山書

黃庭艾氏本

應椿從母兄程蓮飲嘗為余言吾歙西溪南吳氏新得黃庭與世傳本異甚余心識之久矣乾隆辛丑夏四月獲觀於環山方氏方成培岫雲曰先是吳氏前明萬歷間藏有宋榻黃庭行款字句多與世異董香光曾為題跋謂天下無第二本余嘗觀於其家迨乾隆二十年吳氏往來吳中假館楓橋艾氏偶見其門限石翻轉有字諦觀即是此石遂大驚異語主人洗淨手拓一通以香光跋本較之無毫髮異始知香光跋本即從此石所榻弟不知何時埋沒於此把玩久之主人欲

舉以贈吳謂是希世之寶堅不受勸主人龕諸屋壁拓得百本以歸此其一也余取宋搨佳本五六帙較之紙墨雖古而風骨遠遜洵為古今第一佳刻其帖與諸本不同者二十八字多者二十四字如下有闕元無有字　前有幽闕前字作後　後有命門無有字作前命門　明堂四連法海員員作源　弃捐摇俗專子精摇俗作淫欲子作守　繫子長流心安寧心作志　閒暇無事修太平修作心　即欲不死藏金室欲作得　七日之奇吾連相舍吾作五　萬歲照照非有期照照作昭昭　外本三陽物自來物作神　載地元天迫乾坤迫作迴　積精所致和專仁作為專年　盡日照照夜自守照照作昭昭　我神魂鬼在中央諸本闕中字　立於懸雍通神明神明作明堂　伏於老門候天道老作元　精神上下開分理開作闢　通利天地長生草草作道　還望天門候陰陽諸本缺天字　過華盖下清且凉此句下多三句云入清泠淵見吾形期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地動腎精二十一字　闚離天地存童子離作視　專守心神轉相呼諸本闕轉字　脾神還歸與大家與作依　伏於太陰藏其形藏作成　呼吸瀘間見吾形瀘間作虛無凡此與諸本互異

處於文義較安前人迄無有論及之者何也蓼伊居士書

蘭亭東陽本

此本乃前明東陽何公士英轉運兩淮時得之維揚石塔寺者公自識謂運使治維揚石塔寺者古之木蘭院也寺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字多剥落時宣德庚戌歲因据王劉清揮塵録所云疑即薛紹彭所易宋武石刻鐫損天流帶右數字本祐陵取入後經靖康之亂失之迨宗苗守馳進行在高宗駐蹕維揚踰月倉卒渡江此石投諸寺井時為建炎己酉距所得時三百有二年謂有天幸楊士奇東里集云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闕其前一闕其後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

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瘦相近清韻可愛世傳高宗駐蹕維揚金人奄至所愛蘭亭瘞之而去此豈是耶按王佐云士英以宣德四年得之十年致仕携此石以歸金華一面肥本一面瘦本與此云兩本肥瘠相近者又迥異余觀此本前後肥瘠果相近何自識與嘉靖時張元忭跋語亦并未云有兩本不知楊王二公何所据而云然王虛舟謂此刻乃南宋宗武覆本決非原石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為舊梅華十二為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為三號三段石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淳安方樸山先生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執其一冬至祠祭已乃會為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應椿此本乃孫太守介眉所餉謂其難弟客維揚時所得王宏撰亦謂此本不讓國子監本上黨潁上皆不及也庚子夏四月蓼伊居士識

蘭亭上黨本

蘭亭上黨本前明熹廟時陝西苟好善海來令長治縣治東偏土中所得石也長治隸今潞安府在先秦兩漢為上黨郡地唐為潞州治董香光謂上黨為唐雄鎮去宗武不遠元宗曾判此郡斯刻所自來也評其書險勁遒媚信然〻謂過於頴上此論恐未公盖世傳蘭亭大抵不外兩派一為歐陽氏一為褚氏歐陽首推宗武東陽上黨當雁行褚氏首推頴上神龍諸本又其次也乾隆己酉夏六月水香居士書

蘭亭國學本

蘭亭監本相傳明初出天師庵土中送置國學今在大成殿東廡沈庸臣野獲編則云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之或疑此即薛紹彭所藏石〻晉廣運中契丹將去帝䭾歸日五代史四夷附録遼太宗德光率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䭾棄置中途者朱竹垞亦謂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次新所述或即此石孫退谷以此本五字未損疑為薛氏所刻副本姜堯章云宋武本在官庫中熙寧間薛紹彭刻一副本易之取原石刻損五字者以歸顧寧人疑為元人周伯琦摹本元史周伯琦傳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

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宣文閣中然楊士奇周錫圭俱云國學本乃趙吳興所摹此言必有所據王虛舟亦謂細玩筆意往往時露趙法定為吳興手摹所見良是乾隆己亥春余中表汪錫魁杓亭官助教嘗搨贈一本字多剥蝕明年庚子憂歸里門吾友方仰松更以舊拓餉余會字外無一字損較汪搨贈本相去遠矣已酉溽暑水香居士雨窓校録舊帖遂書其後

蘭亭黃庭頴上本

余曩從市賈購得頴上本蘭亭僅存七十五完字黃庭二百一字辛丑初夏於吾友方岫雲家獲觀舊搨本蘭亭闕在癸丑三字稽山陰之蘭亭修七字少長長字此地此字林修竹又有清流激八字之大之字因寄因字向之二字痛字悲夫二字都二十二字叙中品類之盛類左偏旁為俗人妄補刻壞殊可恨卷首有蘭亭叙三字右旁有唐臨絹本四字後有○仲朱文長印墨妙筆精朱文方印黃庭通卷完好無一字刓泐按邢侗來禽館集嘉靖八年頴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

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官齋夫移置鄰壁磨房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涖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龕諸明倫堂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宋牧仲犖筠廊偶筆云此石初榻不數張紙惡而字甚完好次榻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闕最後為一俗令妄補大可憎且榻皆竹紙草畧殊甚僅存形似今則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矣先輩徐壇長用錫於此本尤為醉心實其一生得力處其言曰楔帖筆法字法章法俱精極入化固推神書聖軌至風神氣韻則維絹本為獨絕又云或問頴上之妙曰靜曰細曰得勢曰韻曰骨不凡又曰頴本蘭亭結筆處皆有琴音又曰頴本結字用正局者少又曰鋒斂而意足機應而神閒唯頴本有之他本較頴刻持矜莊者失其瀟灑露鋒勢者失其閒雅頴本出而凡馬空矣又曰頴本宁是真右軍手跡勾摹上石不是唐賢臨摹頴本是天界諸本是人境本領既足興會復到心手相從所以展促合機抑揚盡勢意趣觴引活潑變化意匠百出而氣靜神閒矜張不露運用無跡自有水窮雲起官止神行之妙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韻不可學也又云或謂頴本為褚書不爾不應勝歐陽宁武本如是之遠恐即右軍真本上石

不屬唐人摹勒蓋字字比較詣極入聖無得而逾也又曰蘭亭生平所見不少大約酌中而論頴本第一神龍次之頴本機神湊泊意韻閑雅他不能兼耳又曰頴本怏改怏下小僧字皆小兒戲作與前唐臨絹本似一人書岫雲此帖蓄有二本其一無黃庭者舉以餉予真百朋之錫也蓼伊應椿書

蘭亭神龍本

禊帖神龍本唐人摹本也以建首有神龍半印故名廣川書跋云蘭亭序在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此雖唐人臨搨亦自有佳致朱竹垞云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畧同分授其子德宏鋟諸石李光映子中云項氏刻石有項氏印記烏鎮王氏先有刻石有王氏印記余前後所見四本皆有神龍半印一則前有左半印後無右半印者一則前有左半印而右半印在中間者此本為應椿從母兄程易疇所藏並有貞觀開

元璽及褚氏章又有宋世諸璽易疇宗為貞觀本南渡後刻石
靈石何氏借刻京師易疇書其後云此拳奇麗超絕洞心駭目
誠如郭天錫所云刻者不一石此手尤佳拓本缺建首一行又
剜毀前後宋世璽押及褚氏章殘損大觀璽以涸貞觀欲冒為
繭紙書上石陋矣乾隆丙午春應椿獲觀程氏藏本後益得何
氏摹本裝界成冊遂記之時已酉六月十日也

晉王大令保母李氏冢誌 晉哀帝興寧三年

保母李氏冢誌

右篆書額六字橫列上方字徑寸許類石鼓文

瑯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第一行 意和別本作如字 ○別本作廣字此類實字 漢人也○字漶漫彷彿似方字 母幼志第二行 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慤第三行 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第四行 趣洞明以興寧三年歲在第五 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生壽第六行 七十有九有子四阡於山陰之第七行 映林岡下閒以曲水○○第八行 交隅別本作蠣字 方春深為植松於墓第九行 立石而志之悲哉後○○數第十行 百餘載知

獻之保母○于第十一茲土焉尚其不朽第十二行下空四字

右銘文行楷書十二行行十字或十一二字字大半寸許

宋景濂潛溪集云右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文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荅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董香光其昌容臺集云保母帖辭中令帖大令實為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少致北海曰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況餘子哉

朱竹垞彝尊曝書亭集云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甎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二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溪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邵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閎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為乳母子

夏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閔不見于施宿張淏二志爾雅閎謂之門閎枋同廟門亦巷門也敷出土時已斷為四歸于畿又斷為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尭章精于書法其于稧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敘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尭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毋為豪家所奪可爾

乾隆甲辰秋應椿得王大令保母冢誌拓本於友人既裝界成冊出眎從母兄程易疇極為珎賞書其後云有橫空盤硬之勢有夷猶婉妙之力顏魯公諸草藁庶幾可比神勇李北海嶽麓寺碑亦許問津外此或得其古猶失之今或得其厚猶失之薄此真可謂圓蓋一切者其言如此可謂傾倒已極然嘗檢知不足齋叢書所載弁陽翁周公謹所遺鉅卷及董香光藏本戲鴻堂刻本校之多有可疑不獨顏行迥異上方

並有篆額且帖中字數志文亦多不合觀姜白石諸跋周本乃越地初出土時刋磚上者當時先有他刻顧磚未出土他本又安從來易疇疑大令當復有別作流傳於世故東坡金蟬墓志結語與大令畧同然其中有可異者應椿疑不能明也原文云姓李名意如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昉岡下此獨云姓李名意和以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生壽七十有九有子四阡於山陰之映林岡下一地兩名容或有之卒年月日皆同非兩人可知何以其名意如又云意和卒年七十又云七十有九豈前此未審其享壽之年數故別立石以表之并及其子郎其名互異則又何說易疇云余觀此帖實在字之內外出力藏稜處求得其運腕之妙非以皮傅之見遂自矜鑒別之能也易疇故精于鑒古者姑以其書于後弁翁遺本香光藏本鴻堂刻本並附之以備考已酉夏六月八日水香居士書

周弁翁藏本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第一行 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第二行 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第三行 解釋老旨

趣年七十興寧三年第四行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第五行○○○○○○○○○第六行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螃方壺第七行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第八行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第九行宮于茲土尚○○焉第十行應椿按無疾而終下闕十二字据姜白石跋云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閣

周必大跋曰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此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為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尰君墓甎先叙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按元蹟空一字模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劚時太尉許馘家有碑漫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口口按缺處彷彿夫人字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

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甎自甎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李大性跋曰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陰農人闢土得　磚于黃閘岡即是碑也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物也碑字十行斷缺之餘其文可讀筆力遒婉真有父風今歸錢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墓甎之出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大性

高文虎跋曰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甎其來尚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堊周冶土之埏甓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　朔始造其字畫奇古兩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甎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室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甎為志亦當時承襲昳用金石

為簡省爾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聞閱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欲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邱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為所鉏劚壞隳而不顧尚書樓公詩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鑑諸乙丑七月五日

崇奎堂高文虎

姜堯章跋曰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晋大令保母志并小研於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甎刻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按元蹟知字旁笑）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閣（令作祊）硯背刻晋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或以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晋唐硯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按八載元蹟倒寫）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前能（按能前元蹟倒寫）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

也此字與蘭亭叙不少異真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為會稽献之為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黄閣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家越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别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劲正與蘭亭叙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黄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叙世無古本共實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雙字之椶夫字之磔戴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黄仙鶴伏令芝之類此輒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元乃知

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蘊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亦使之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按元蹟餘年倒寫）事雖近於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為戎樗里之知葬此出於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遲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與歲丑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懃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曰貞而二其嘗見於（按元蹟於字側注）大令雜帖者三字獻二寧而見於蘭亭叙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桑恭屬解釋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瀛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時劚山得之洪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瓢上

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為三矣一以支牀上有交蟜字者是也一為小兒壘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illegible]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甎硯入[illegible]觀累日或以為王君贋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剔[illegible]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為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筆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為之歟誠使今人能為之則別刻本便當並駕何乃拙惡如彼也　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研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偽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或又謂（按元蹟又謂倒寫）蜀為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廣漢人而為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郎耶是時晉豈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亦（按元蹟亦字側注）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遣使（按元蹟使字旁）羅尚

在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軍大
飢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　或又謂
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老之稱此又不稽
古之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按元蹟流字旁ニ鹹四姓
出家與佛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佛爲釋久矣志稱釋老以
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是
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
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邱皆姓釋如釋惠遠是
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鑿齒皆依桓溫於荆州正與

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　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
蘭亭字爲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
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
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終無日在未暨坐感感得古
盡痛此所不流思戀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將視左右無喻盡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歲盡感懷不亦
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
吳興感喻不靜兄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
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令人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

抵大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況吳娛掾蹤是也縱是行草下筆亦合如無妄蹔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竈矣決非集字也　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理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墓甎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甎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石窟中有漢章（按元蹟章字側注）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隸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　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為可疑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邇近越人於地中得一石有詩云笑椎畫鼓過江東身到蓬萊第一峯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渾在（缺二字）中末章又與東坡潮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　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為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實故不

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甎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壞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　夔　堯章

堯岳跋曰右晉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太宰王憲公獻之字子敬所書保母帖十行一百五字神彩飛動典刑嚴密妙絕古今與右軍蘭亭真角立無愧色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旁有小硯背刻晉獻之三字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予以通鑑編年并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考之自興寧三年距趙宋嘉泰壬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大令固非以讖緯術數計年月者而先見之明不差豪髮可謂至誠前知矣此與曹娥碑蔡議郎夜闇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叵同一應驗古人高世遠識知幾其神類皆如此稽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録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録黄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廣川書跋太

宗淳化帖及秘閣絳汝鼎潭等州臨江戲魚堂江州星鳳樓大觀法帖修內司帖高宗臨摸諸帖悉未之及廼知諸石刻皆在此磚未出之時追其既出而後退菴僧了洪樓攻媿周平園李豫章宋赤城黃南明高恥堂羣賢之題詠白石姜堯章之攷覈弁翁周公瑾之收藏白雲方氏之儲蓄趙子昂鮮于伯幾郭佑之襲翠巖胡石塘龍麟洲盛虎林馮海粟鄧善之湯北村仇山村白湛淵諸公之題品明白可驗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餘年矣（按元蹟矣字側注）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簪纓之華裔好古雅博一旦得之藏諸篋笥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澤具存可敬可愛宇宙之間惟此一本松雪困學雖亦有之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相去遠甚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為之嗣續十襲而珍祕之斯帖得所託矣於戲張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焉太歲至正龍集庚寅嘉平上日平陽後學堯岳子泰甫敬書

應椿按弁翁遺本至明為項子京所得　本朝藏高詹事士奇家前模曲水硯式上有晉獻之三字帖存一百五字帖後宋元人題識三十餘家末有高江邨四絕并跋詳見鮑氏叢書四朝聞見錄後

董香光藏本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第一行）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第二行）志行高秀歸王氏桑順（第三行）恭懿善屬文能草書解（第四行）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第五行）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第六行）無疾而終○○○○葬（第七行）○禾○○○○方岡下（第八行）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第九行）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第十行）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第十一行）載知獻之保母宮于（第十二行）茲土者尚○○焉（第十三行下空二字）

應椿按此本第八行雖闕七字然稽字禾旁訪字方旁尚可考明徐守和釋文無疾而終下作已卯既望葬焉柩出八字非是末句尚字下旁注可考二字不知何據

趙孟頫曰吾舊藏此保母帖郭右之從吾求乃輒以與之不意十五年後重見之也保母帖雖晚出然是大令無恙時所刻與世所傳臨摹上石者萬萬也至大二年七月廿日為范喬年題

董其昌曰書家滑宗搨已為罕見況唐搨乎又誰知有晉搨如保母帖是王子敬刻八百年而再出又六百年而落吾手宋時聚訟定武禊帖者似多事矣癸酉十月朔頌　日得之

萊市口秦人甲戌九月望後二日題

戲鴻堂刻本

郎耶王獻○保母姓李名第一行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第二行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第三行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第四行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第五行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第六行○○○○○○○禾○○○第七行○○岡下殉以曲水小第八行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第九行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第十行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第十一行茲土者尚○○焉趙孟頫曰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

玉版十三行真本

此本較今世所行玉版本字畫稍大而肥結體與宋拓本相似而神采尤過之卷尾有柳誠懸記但寶歷上無寶字又心振蕩而不怡振字只存左一半作文上無一豎與宋拓異又狐疑狐字闕一捺作狐與諸本異乾隆辛丑夏四月三日蓼伊觀于環山方氏把玩不忍釋手歸而力疾為之記

宋榻王大令十三行

余於方後巖許獲觀宋榻洛神十三行筆畫較今世傳本稍豐精妙宛如手書卷尾題云子猷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又一行云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姪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璨續題王子猷洛神賦帖後昔趙松雪曾得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又有一本是硬黃紙所書乃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全宜為唐人所臨後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三字但不及柳瑮續題此刻雖未知所自來然一點一畫神采飛動不獨紙色墨色絕與世殊其為宋拓本無疑也

晉劉韜碣 不著年月

晉故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軍司關中侯劉府君之墓君諱韜字泰伯尚考處士君之元子也

夫人沛國蔡氏

右碣八分書高一尺八寸剡上豐下上廣四寸八分下廣五寸字徑八分四行行十三字第三行二字夫人六字別為一行劉君名不見晉書未詳其人書法與呂望表畧同疑晉初人也按前漢遣使始有持節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事四征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有都督諸軍監諸

軍督諸軍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別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蓋當時自都督中外諸軍下此官最為威重也拓本乃黃秋菴司馬所餉歐趙以來皆未著錄文字完好如新鋒鍛無絲毫剥蝕疑初出土者第未審秋菴得自何地當書以質之乾隆甲寅夏四月廿有五日水香居士書於西經官舍田南柳西之室

西秦殘碑 苻堅建元四年 東晉海西公奕太和元年

余從秦賈購得西秦殘碑分書不著撰書人姓名石惡字多磨滅可辨識者寸十之三四書法拙而近古猶有漢魏人遺意其文曰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寅十月一日廣武將軍○○○○○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侍中○○○○卿建忠將軍撫○護軍扶風太守遷○○侯之○子諱產字君○君秉德○元高韻絕○文○武烈令問孔脩○○○○○

○○大將軍左司馬以下闕又云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輔器分所○刋石又云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三百以下闕又云統戶三萬領吏千人其銘辭可識者有云赫赫皇秦誕鍾應靈臨有萬邦威暢○○九域攸同以下闕又云徽音不○朞年有成政脩民足○○○○碑詞可讀者畧具于此疑當時紀功之文碑中雖云諱產惜逸其姓氏遂不可考耳按晉書苻堅載記以升平穆帝元年丁巳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興寧哀帝三年乙丑又改元為建元是明年丙寅是當時苻堅之建元二年乃碑載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寅然則苻堅之改元建元當在晉哀帝興寧元年矣豈干戈擾攘之時列國僭號傳聞異詞史家遂未及詳歟若碑立其國中其主改元之年與太歲所值不應舛戾乃爾以此知古人碑版流傳可以正史氏之誤若此等者所繫實非淺鮮也此碑自歐趙以來無有見而論及之者故備書而詳志之乾隆辛丑蓼伊居士應椿書

乾隆御覽之寶